

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研究

謝智玲^{1*} 莊惇安²

¹大葉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²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clhsieh@mail.dy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研究，並分析青少年的父母依附對問題行為之效果是否受到情緒調節之中介。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中部地區 948 位（男生 499 人，女生 449 人）國小五、六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含青少年父母依附量表、情緒調節量表、問題行為量表，以描述性統計、皮爾遜積差相關、簡單線性迴歸及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考驗。研究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父母依附與其情緒調節有顯著相關；父母依附與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青少年的情緒調節與其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二)、青少年的父母依附可顯著預測其情緒調節。(三)、青少年的父母依附可顯著預測問題行為。(四)、青少年情緒調節可顯著預測問題行為。(五)、青少年父母依附與問題行為受到其情緒調節的中介。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學生輔導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依附、情緒調節、問題行為、青少年

The Relations among Attachmen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attachment (trust,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reappraisal, suppress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internalizing, externalizing) in adolescence.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at if the relations between attach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were mediated by the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olescence.

There were nine hundred forty-eight (499 boys and 449 girls) fifth to eighth-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Materials were used including (a)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b)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 the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subscales of the Social Skills Improvement System -Student Form.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r the instruments of IPPA, ERQ and SSIS-S was checked and satisfactory.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attachmen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were associated .
2. Attachmen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bo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emotion regulati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problem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3. Emotion regulation could be a mediator between attach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Keywords: Attachment, Emotion Regulation, Problem Behavior

壹、緒論

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就與父母建立密不可分的關係。父母根據經驗及本身的認知，漸漸與孩子發展出一套獨有的依附關係。隨著年齡的增長，遺傳、親子間的依附關係與環境產生交互作用，孩子的行為漸漸被塑造出來。進入學校學習之後，孩子學習與同儕相處，並發展出自己獨有的人際關係運作方式。尤其是當孩子進入青春期的生理與心理都會產生巨大的變化。不論是受到本身內在因素或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對於未來人生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黃德祥, 2002)。由於身、心、社會各方面的轉變，青少年處於非常不平衡的狀態，與父母之間獨立與依賴的擺盪，對自己未來的疑惑與徬徨，重視人際關係又怕失去自我的矛盾與掙扎，在這樣的矛盾與衝擊之下，情緒變化可說是青少年最明顯的心理特徵，劇烈起伏又不安定的情緒易形成情緒困擾，有時也可能引起反社會行為或是情緒失控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關係。本章首先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其次說明研究問題，再針對本研究所探討的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加以解釋與定義，最後說明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Bowlby (1982)的依附理論中，曾指出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會引導個體的情緒調節與行為，並依照此模式產生不同的依附策略，而這些策略將會影響心理疾病發展。早期的依附關係對個體人際關係及情緒發展有深遠的影響，Saarni (1997)認為個體早期的依附關係對其情緒調節的適應統整會產生影響。有關依附關係與情緒調節的研究發現，個體的依附關係，與其情緒調節及適應能力有關，依附關係良好的個體，情緒調節能力較佳，負向情緒較少 (Bashe, 2000; Biesecker, 2001)。因此，青少年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對其情緒調節與發展的確有重大影響力，然而，依附關係是個體早期的經驗，一旦個體與父母的依附關係發展不佳，是否意味著其將來將面臨許多情緒問題？本研究欲瞭解目前青少年依附的現況為何？進而探究青少年知覺依附關係對其情緒調節及問題行為的影響。此為研究者進行本研究動機之一、二。

情緒起伏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喜悅、憤怒、悲傷、快樂是人類共通的體驗。由於身體、心理、社會各方面的變化，青少年處於一種不平衡的狀態，試著同化及調整，而情緒變化則是此時最明顯的心理特徵 (Gross & Thompson, 2007)。而青少年的感覺敏銳，對外在事物及對自己的反應容易趨向激烈化，情緒起伏波動非常大。可能已體驗到較愉悅或歡欣的情緒，而覺得人生充滿了希望，也可能因為克服了焦慮與恐懼的情緒，感到成就並建立自信。Dishion 和 Patterson (2006) 的研究指出情緒調節不佳、適應困難的青少年在外化性問題行為發生的比例較高。因此，探究目前青少年情緒調節的現況，進而瞭解青少年情緒調節對問題行為的影響，為研究者進行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綜上所述，父母依附關係影響青少年情緒調節及問題行為，青少年情緒調節影響個體內化行為，然而青少年知覺父母依附關係、情緒調節及問題行為三者之間是如何互相影響？本研究欲探討青少年的父母依附關係、情緒調節及問題行為三者之間的預測關係，分析青少年的情緒調節是否為其父母依附關係及問題行為的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青少年依附

依附(attachment)最初的定義是由Bowlby所提出，原指嬰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所建立之一種持久、堅固的情感聯結(1969)。依附是原始驅力 (Paterson & Moran, 1988)，也是彼此相互性的關係，嬰兒會發出笑、哭等「訊號行為」(signaling behavior)以及對依附對象注視、抓、握等「親近行為」(approach behavior)，尋求依附對象的保護與回應，維持親近並獲得安全感。依附可說是個體持續尋求與依附對象親近的傾向，不會因為時間、情境而改變 (Bowlby, 1988)。個體早期的依附對象為其主要照顧者，通常是父母，而依附關係具有持續性的傾向，即使經歷長時間的發展，早期的依附關係仍會持續影響著日後個體認知發展、人際關係、社會能力及對自我的看法 (Elicker, Egeland, & Sroufe, 1992; Steele, Steele, & Fonagy, 1996)。張春興 (1989)將依附定義為：1.指人際間在情感上甚為接近而又彼此依附的情形；所謂「相依為命」即此之義。2.指嬰幼兒其接近依賴父母，唯恐父母離開的情形。3.指某一刺激與某一反應發生連結以後的情形。依附可說是個體的一種原始驅力，會與依附對象形成雙向且緊密的情感聯結，依附關係也就是指嬰兒與依附對象之間強烈而持久的情感關係 (陳佩君, 2008)。綜上所述，依附乃是指嬰幼兒與主要照顧者雙方相互性，持久且堅固地緊密連結的情感互動。而個體早期與照顧者的互動經驗，會影響個體對本身的認知，也會影響自己對別人的觀感，進而影響日後在人際關係中與他人的互動方式，以及人際關係的期望；而這樣的認知與互動模式也將影響個體日後的適應與人格發展 (Bowlby, 1969)。

Bowlby最早對依附行為進行有系統之研究，並進一步整合了許多理論對依附的觀點，其中包含心理分析論、學習理論、動物行為學、客體關係理論等，以及自己長期兒童心理治療的臨床經驗，以建構出一套完整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來說明早期嬰兒與照顧者之間依附關係。進而發現早期依附對個體情緒行為、自我發展有長期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探索個體情緒發展的新視野(Bowlby, 1980)。依附關係的建立是在嬰幼兒期，但早期依附關係會一直持續到人生全程，且不易改變 (Ainsworth, 1989)。

Hamilton(2000)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依附類型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的特質，且早期的依附品質會持續穩定地影響到青少年期。但到了青少年期，由於個體的各项能力會隨著年齡而逐漸增長，青少年較少出現依附行為 (Zimmermann & Becker-Stoll, 2002)，在有需要時，青少年會藉由與父母的溝通來表達他們的感受，而較不會再尋求身體上的親近 (Bowlby, 1980; Bretherton, 1990)。此外，青少年若對與父母已內在化的情感連結感到信賴，將勇於探索環境，而較不需要倚賴實體的依附對象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 Bowlby, 1973)。Bowlby的依附理論強調母親(或照顧者)與嬰幼兒的關係是未來兒童期、青少年期和成人期，及個人自己本身和他人人際互動關係的根源。孫育智 (2003) 認為早年的依附經驗，兒童會慢慢累積和發展出一套對自我、重要他人和外在社會世界的認識與期待，亦即孩子會透過與父母或照顧者的互動來認識自己與他人，也會學習擴展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互動模式，最後會將這種依附關係內化形成一恆常運作模式，稱之為「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而且，一旦這種運作模式形成之後，就會進入個人的潛意識中，成為人格的一部分，自行調適個人的依附行為及和依附有關的運作 (王玉梅, 2002; 王碧朗, 2001)。

Bowlby (1973)認為內在運作模式是依附行為系統中的重要元素，它是指孩童隨著認知與語言的發展，經由與依附對象的相處經驗產生對自己、重要他人及社會世界的內在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如果依附對象是可靠、穩定、可獲得、有反應的，嬰兒將在此情感連結中獲得安全感，能以依附對象為安全堡壘(security base)向外探索環境，並且可以忍受與依附對象分離，形成一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進而發展出對自己的信任與自我價值，成為獨立的個體 (蘇建文, 1991)。相對的，若依附對象是不可得的、經常出現不一致反應，則個體會覺得自己是不值得注意、不值得被愛、別人是不可信任、不反應的，如此嬰兒與依附對象間會發展出不安全的依附關係，進而形成不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內在運作模式開始時，主要以調節與完成依附需求為目的，以達到維持親近與安全感；之後隨著經驗而變得複雜，在透過個人的認知與情緒兩種兩種反應後，間接地影響到個體的行為，並進而影響往後與他人的依附關係品質及適應狀況(Collins & Read, 1990)。當個體面臨到與依附有關的情境時，就會啟動內在運作模式，基模則會對與依附相關的認知及情感的訊息及經驗進行過濾，儘管個體並沒有意識到，當在與他人接觸時，內在運作模式就會架構並引導他們的行為反應 (Bowlby, 1988; Bretherton, 1985)。因此，依附關係透過內在運作模式不僅造成青少年對自我與他人認知、期望上的差異，同時也會影響其對於事件的看法、情緒及行為表現。自此，依附的觀點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許多學者也都以此理論建構出依附的測量工具，研究對象由剛開始的嬰幼兒階段，擴展至兒童期、青少年期及成人期；近年來臨床心理治療家也興起了研究依附觀點於心理治療工作中之應用(Magai & McFadden, 1995)，由此可見Bowlby 依附理論之重要性。綜上所述，依附關係係多向度的特質，其主要兩個向度一行為向度以及情感／認知向度 (Hinde, 1982)。然而，隨著青少年認知能力的發展，依附行為逐漸透過內在運作模式所引導。其中，內在運作模式包含著個體情感的傾向與認知的期望，因此，要了解青少年的依附關係，必須對其內在運作模式的情感與認知的部份有所掌握。

二、情緒調節

情緒是指感覺、特定的想法、生理狀態、心理狀態、相關的行為傾向 (Goleman, 1995)。「情緒」是有熱情、有力量；而「調節」是當個體憤怒、失望、過度興奮或感到沮喪時，試著去掌握順序、規則，控制其主觀經驗及行為，以維持良好適應(Underwood, 1997)。而Thompson (1994) 指出，情緒調節是個體調節其情緒，包含監控、評估和修正情緒反應而實現自己目標的內外歷程；情緒調節同時也是在某特殊情境下情緒之組成、聯結、呈現及結果(Peterson & Park, 2007)。情緒調節包涵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策略，這些方式讓人增加、維持或減少一種或多種情緒反應的因素 (Gross, 2001)。而這些因素包含經驗、行為與生理。例如人們會使用情緒調節策略來防止個人有太高昂或太低迷的情緒反應程度。另外 Gross(1999)認為情緒為一種多層次的情感歷程，而情緒調節為個體藉由「影響、控制、經驗和表達」種種方式來改變「情緒動態」(emotion dynamics) 的歷程，亦即以適當調節情緒的方式來調和個體內在與外在環境的目標，這之中包含了改變情緒激起的速度、持續的時間、強度、以及因情緒所引發的行為或是生理反應。更指出情緒調節歷程可能為意識或是潛意識運作，且情緒調節產生於情緒發生的過程之中，亦即情緒調節於激起情緒的初始階段到後來的情緒反應運作過程。

Gross(2001)認為情緒調節是在產生於情緒發展過程中，在情緒發生的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情緒調節，因此，他進一步提出了情緒調節的過程。在情緒發生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會產生情緒調節，即情景選擇 (situation selection)、情景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注意分配(attention deployment)、認知改變(cognitive change)、反應調整(response modulation)。情緒調節是指在情感產生過程中對情緒反應的修正行為或表現 (Campos, Frankel & Camras, 2004)。Denham (1998) 則認為情緒調節包含情緒喚起、認知解釋、行為反應之調節。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情緒調節定義為個體情感產生過程中，透過監控、評估、調節修正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來因應內在因素與外在情境的需求，對情緒反應的修正行為或表現的歷程。

Diamond 和 Aspinwall (2003) 認為情緒調節是生理、情感、認知和行為互動的歷程，當情緒調節產生正向樂觀的發展時，可能使情緒經驗有彈性的釋放，進而能在未來的目標規劃上，有良好的認知和情緒能力去面對未來事物。Shapiro (2000)指出，情緒調節是組成應變能力的關鍵部分，亦是一套複雜的技能，每個人都應該有此能力，因為這與社交活動中的溝通與個人的自我實現有密切的關係 (Macklem, 2008)。因此，情緒調節是指個體為完成目標而進行的監控、評估和修正情緒反應的內外過程，而情緒調節能力顯著影響個人的情感體驗(Thompson,1991)。Gross(2001)提出情緒調節的雙向歷程模式，認為情緒調節的介入分為二個階段，一是在情緒刺激輸入階段進行情緒調節，稱為事前情緒調節 (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二是在情緒反應產生階段進行情緒調節，稱為情緒反應調節(response-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而個體在事前情緒調節階段常使用「重新評價」或「轉移注意力」調節自我的情緒，在進行情緒反應調節時，常以「壓抑」情緒的方式因應情緒的衝擊，因此Gross與John(2002)年提出了兩種情緒調節策略：重新評估與壓抑，此兩種情緒調節策略對情感、認知與社會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Gross 和 John (2003)表示，選用這兩種情緒調節策略加以研究的原因有三：第一，必須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策略；第二，必須是作者可以在實驗室操控，並且可以在個別差異方面加以解釋的策略；第三，因為先行聚焦的(antecedent-focused)調節策略和反應聚焦的(response-focused)調節策略兩者之間的差異，正是該研究的核心理論。因此，兩個符合以上條件的策略就是：重新評價(reappraisal)和壓抑(suppression)。重新評價是最普遍被研究的先行聚焦的調節策略，指的是為了要改變情緒的影響，個體對於情境思考方式的修改；壓抑是最常被研究的反應聚焦的調節策略，它指的是意圖要忽視已經發展出來的情緒，並且避免把它表現出來(Amstadter, 2008; Gross & John, 2003)

綜上所述，情緒是個體對事件認知和行為互動作出適應反應

，情緒調節是個體管理、調節或轉換情緒的歷程。江文慈 (1999) 強調情緒調節兼具個人內在歷程與外界互動之結果，個體經由覺察與表達自我情緒、選擇何種策略、是否達到效能以及最後的自我反省等，以達到修正情緒之運作，進而平衡個人內在情緒狀態與達成和社會良好互動之目標。因此，情緒調節在身心適應的領域中漸漸受到重視並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維持與促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Gross(2002)指出對於情緒調節的理論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情緒調節不僅可以降低負情緒，還包括負情緒和正情緒的增強、維持、降低等多個方面；其次，與情緒的喚起相同的是，情緒調節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無意識的；第三，情緒調節沒有必然的好與壞，在不同的情景下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

個體調節情緒分為兩個部分，為情緒的語調 (emotional tone) 與情緒的動能 (emotional dynamic)，情緒的語調指各種基本情緒，如：快樂、悲傷、生氣、難過等；而情緒的動能為情緒的強度、持續度和恢復時間等 (Thompson, 1994)。而早期情緒的研究偏向情緒語調，對於情緒的觀點著重在個體的心理層面，探討情緒的結構與其形成之原因，近年來也開始注意到個體如何修正、反應情緒激起的情形 (江文慈, 1999)。

情緒調節的歷程包括輸入調節、過程調節以及輸出調節三個不同的階段：在輸入調節的部份，可以透過選擇環境、控制注意力或分心來調節情緒；過程調節則發生在訊息處理的中間階段，利用重新詮釋或是再評估的方式來調節情緒；最後輸出調節的部份，則是選擇或修正反應，來達到情緒調節的目的 (Campos, Mummeet, Kermoian & Campos, 1994)。因此，情緒調節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適應與社會功能很重要的基礎能力 (Hsieh, 2010)。

而從訊息處理模式的觀點來分析情緒調節的過程包含六個階段，首先，覺察指的是知覺刺激所引發的情緒；解釋乃是解釋引發情緒的原因；目標設定是指決定採取某些行動來調節情緒；反應產生是具體反應已達成目標；而反應演進則是評估結果與目標的差距，並產生自我效能及執行行動 (Garber, Braaflad & Zeman, 1991)。

此外，Thompson (1991) 研究中歸納出幼兒、學前兒童、兒童中期、青少年及成人等五個階段年齡層的情緒發展。而青少年階段是個人觀點取向的情緒調節，由於對自我了解的擴展，青少年逐漸形成個人的觀點，對情緒的管理有自己的獨特見解與處理方式。

綜合以上觀點，可發現這些觀點有許多共通的地方，不論是何種觀點，情緒調節大多被認為可能發生在生理、認知、行為等多重層面，並涉及個體對情緒本身以及情緒事件的覺察、理解、評估、再評估、因應策略、行動反應等歷程。而情緒激起時的調節是降低情緒的急迫性，所以此種調節能改變個體的行為，而非控制情緒 (梁恩慈, 2009)。故情緒調節強調當個體經驗到負向情緒時，有能力抑制不適當或衝動的行為，並以與欲求目標一致的行為來反應 (文永沁, 2007)。

三、問題行為

青少年問題行為的成因甚為複雜，有些源自於外在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也有因遺傳因素或個體本身生、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或者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然。因此，學者對於問題行為的研究，有從外在環境社會化觀點，亦有從內在心理學觀點進行研究。強調家庭因素的學者認為，父母若疏於管教及

關心子女，在家庭社會化不良的情形下，其子女易有問題行為（吳齊殷，2000；侯崇文，2001）；強調心理性格因素的學者則認為，個體的衝動性格或低自我控制是造成問題行為的主因（林心怡，2000；王南詔，2001）。鑑於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晚近學者專家對於問題行為的研究傾向於多面向探討，因此，本節欲探討問題行為的定義、重要性及理論基礎。

根據曾端真（2000）的定義，問題行為是指個體出現了不能被其情境所接納的行為，或是其行為不在人們所能接受的常態規範之內。由於問題行為的呈現很多樣化，因此，國內、外學者有時將「行為異常」或「偏差行為」視為「問題行為」（黃惠玲，1993；何東墀，2003）。何東墀（2003）認為「行為異常」是指學生所表現的言行舉止或心思意念已實質的干擾別人或本人的適當發展，例如，攻擊、恐嚇、不服從、破壞、到處亂走；極度害怕、悲傷、疑慮；學習障礙、語言障礙、缺乏自理能力等。另外，Chaplin在1968年其研究認為，問題行為是指困惑的、反社會的、不良適應的或破壞性的行為（楊坤堂，2000）。

問題行為指的是生理或心理適應出現問題，導致行為結果影響自身、他人或環境，且會對學習及人際關係造成影響；這種問題行為是經常性及持續性的（施顯焜，1995）。問題行為在定義方面大致分為兩大類：內化性與外化性行為（Achenbach & Rescorla, 2001）。內化性問題行為是由個體自己所引發的情緒、認知等問題行為，外化性行為是受他人或社會因素影響，所導引出的問題行為。

綜上所述，問題行為指的是生理或心理適應出現問題，包括內化的情緒和情感障礙的與外化的侵略和犯罪而導致反社會的、不良適應的或破壞性的行為結果並影響自身、他人或環境。

問題行為理論（problem behavior theory）是Jesso和 Jessor於1977年提出的一個社會心理架構，解釋青少年為何會從事被社會大眾定義為問題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抽菸、喝酒與藥物濫用等。此理論強調問題行為是否會發生，取決於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也就是驅動（investigations）與抑制（controls）這二種力量互相抗衡之後的傾向（proneness）。因此，如驅動力越大則傾向從事問題行為的機率就越大；反之，抑制力越大則從事問題行為的機率就越小。問題行為理論包含三個次系統：人格系統（personality system）、環境感受系統（perceived environment system）及行為系統（behavior system），每個系統皆有驅動與抑制二種相抗衡力量，可直接影響問題行為的發生（Jessor, 1977）。而有問題行為的青少年經常伴隨著課業問題、犯罪行為、人際關係困擾（Hiramura, 2010）。

由此可見，問題行為的發生是指個人人格的內在抑制系統與社會環境的外在系統間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良好的內在抑制包括良好的自我概念與自我控制等，而完善的外在抑制則包含了健全家庭生活與明確的規範等。因此，當內在抑制能力低時，如有較強的外在抑制，則較能預防問題行為的發生，而當內外抑制力均強，最不會有問題行為發生，反之當兩者均弱時，則問題行為最容易發生。所以青少年的學業表現及人際關係愈好，相對的用在從事問題行為的時間就愈少，出現問題行為的機率就會降低。

四、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關係

過去研究發現父母對孩子的照顧及孩子本身的情緒能力，能夠預測孩子的情緒調節能力（Supplee, Shaw, Hailstones, & Hartman, 2004）。Biesecker(2001)指出青少年與父母親的親密關係在青少年如何表達情緒與進行情緒調節的面向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Engels, Finkenauer, Meeus 與 Dekovic（2001）針對12至18歲的青少年所進行的研究發現，青少年與父母的依附關係能有效地預測其情緒適應的情形。賴佳伶（2002）指出親子依附為安全依附的青少年在發洩情緒、表達情緒、尋求幫助及認知處理等情緒因應方式的得分高於非安全依附的青少年，其情緒因應能力的得分也高於非安全依附的青少年；且親子依附關係能預測青少年情緒因應能力及其因應方式。王淑鄉（2006）提到安全型依附與負向情緒調節能力為正相關，不安全型依附與負向情緒調節能力為負相關。所以，父母與孩子間的互動對其子女日後的人格特質、社會行為、情緒發展等皆會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情緒調節的作用即在於節制負向情緒，並積極維持正向情緒（王春展，2004）。它對於個體的生活適應、身心健康以及人際關係都非常重要。Thompson(1991)指出，父母與子女互動時會直接教導，且有選擇地加強，並清楚的表明情緒，透過情感誘導和建立模式、控制兒童的環境影響情緒調節，為了限制或擴大自己的機會來體驗強烈的情緒和控制其表達，而教導孩子控制情感策略。而根據研究指出，父母與孩子青春時期是最難相處的(Pasley & Gecase, 1984)。因此，良好的親子互動可促進子女與父母發展正向的情感依附，有助於孩子人格及情緒上的發展，也就是說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主動與父母商量並尋求支持，並在情緒上能獲得更適當的紓解與調適（White, 2000）。

綜上所述，親子間需要有密切的情緒性接近、相互支持與鼓勵，才能促進青少年身心正常發展。而依附理論中隱含著依附的多面向特質，「行為」及「情感—認知」是兩個最主要的面向。行為面向會導引出情感的經驗；當個體的認知能力成長，以運作模式為基礎的依附行為將由認知來主導（Armsden & Greenberg, 1987）。

青少年正處於身心轉變的時期，因此，情緒強烈多變。而情緒的好壞不在於情緒本身，重要的是人們對待情緒態度和調節情緒的方法。因此，個體的情緒調適能力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研究顯示，情緒

調適能力比較差的兒童更有可能發生攻擊行為 (曹慧、關梅林、張建新, 2007), 也會導致成人時心理上的障礙、並且會影響到日常生活 (陳龍弘、盧俊宏、陳淑珠, 2005)。而青少年的情緒調適問題則會引發自卑、焦慮、憂鬱等心理疾病。因此, 探討青少年情緒調節等相關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 (陳金定、劉焜輝, 2003)。另外, 根據曹慧、關梅林、張建新 (2007) 的研究結果顯示, 無論是消極情緒還是積極情緒, 男生比女生顯得壓抑。Kortenkamp 和 Ehrle (2002) 發現單親家庭和低收入戶家庭長大的青少年有較高的問題行為和情緒問題, 以及較多的身體和學習問題。而情緒調節不佳、適應困難的青少年在外化性問題行為發生比例偏高 (Dishion & Patterson, 2006)。當兒童或青少年面對生活環境的壓力或經歷情緒困擾時, 由於本身問題解決能力有限及其認知與情緒的發展尚未成熟, 因此, 最容易反應在行為問題上, 而產生與自我有關的內化問題, 如害怕、不快樂等現象, 甚至產生與他人衝突的外化問題, 如破壞、不守規則、過動、打架、攻擊以及犯罪等偏差行為 (張虹雯、郭麗安, 2000)。

Caspi、Harrington、Milne、Amell Theodore 和 Moffitt (2003) 認為, 從三歲兒童的行為特徵可以預測成人人格特質, 並在長期後續的研究中發現, 幼兒期容易有攻擊行為者, 長大後也常有攻擊行為的發生。Stone (2006) 研究發現, 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差、認知技能不足和曠課, 也會形成問題行為。因此, 青少年的問題行為為經常伴隨著課業問題、犯罪行為、人際關係困擾 (Hiramura, 2010)。由此可知, 適當的情緒調節將有助於降低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發生。

在親子的研究上指出, 青春期的孩子受到同儕所給予的影響很大, 會令青少年的成長發展更複雜, 此時親子會受到激烈衝擊。換言之, 父母的影響力會被孩子的同儕的影響力削弱。此時父母更應該要保持家人之間良好的溝通, 並給予孩子支持 (Galinsky, 1986)。因此, 青少年若是感受到父母的支持、感情與親密, 將會在成年期有較佳的心理健康 (Roberts & Bengtson, 1996)。父母的支持, 也正面影響對孩子所期望的行為, 包括認知發展、學業成就、順從父母期望 (Demo, 1992)。相反地, 若是缺乏父母的支持, 將關連於負面的社會化結果, 包括低自尊、懈怠、偏差、濫用藥物、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問題行為 (Barnes & Farrell, 1995)。

綜上所述, 青春期的孩子在生理、心理各方面產生劇烈且快速的成熟及改變。凡家庭、社會期望的轉變, 性別角色的認同與衝突, 學校、社會、同儕間關係複雜化, 都會影響這個階段的孩子心理與行為。而父母在與孩子的教養互動過程中, 有的父母與孩子相處良好, 彼此間能感受到歡愉的氛圍。Hirschi (1969) 強調對重要他人的情感連結, 尤其是對父母的依附, 是減少青少年從事偏差或犯罪行為的主要力量。換言之, 對父母的依附是青少年早期生命歷程的重要連結, 人需要愛與被愛, 與雙親之關係緊密連結時, 會更在乎父母的感受, 以達成父母的期待。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包含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三大變項。其中依附關係為預測變項; 情緒調節為中介變項; 問題行為為效標變項。依附關係包含父親依附與母親依附, 分別有信任、溝通及疏離三個向度; 情緒調節量表則有重新評價及壓抑; 問題行為包括內化性行為及外化性行為二個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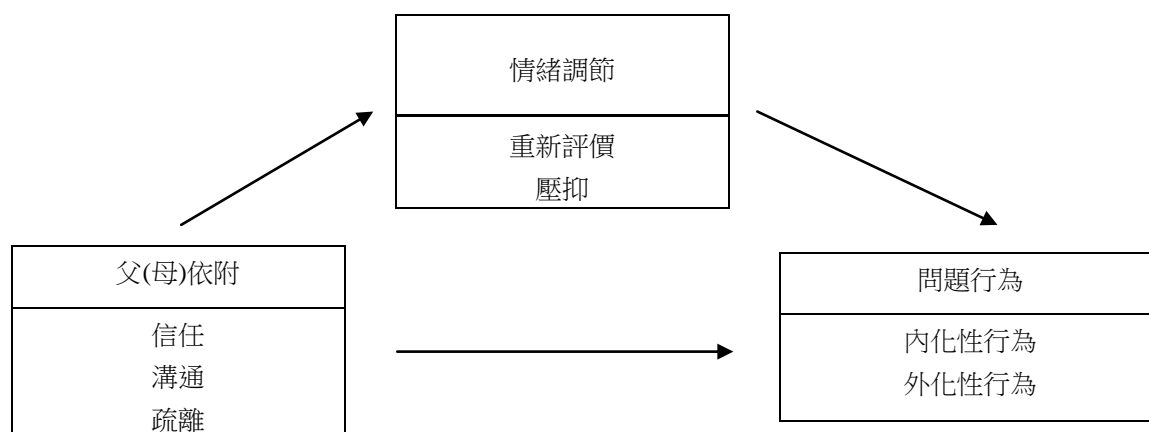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根據 Baron 和 Kenny (1986) 之原則, 中介變項成立須符合以下條件: 預測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著效果 (圖 2 之路徑 a 要達到顯著水準); 中介變項對效標變項有顯著效果 (圖 2 之路徑 b 要達到顯著水準); 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有顯著效果 (圖 2 之路徑 c 要達到顯著水準)。同時將預測變項與中介變項放入迴歸模式

中，若原先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迴歸係數 c 由顯著變成不顯著，表示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效果被中介變項完全中介；若迴歸係數 c 雖然降低，但仍達顯著效果時，表示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效果被中介變項部分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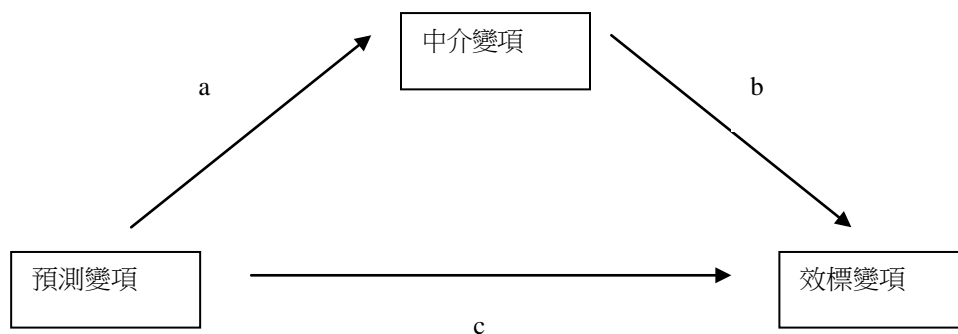


圖 2 中介變項要件圖

此外，參照圖 2，若分析結果顯示中介變項存在，則中介效果的值是 ab ，其顯著性考驗如下(Sobel, 1982)：

$$t = \frac{ab}{Sab} \quad Sab = \sqrt{b^2 Sa^2 + a^2 Sb^2 + Sa^2 Sb^2}$$

Sab ：中介效果值 ab 的標準誤

Sa ：迴歸係數 a 的標準誤

Sb ：迴歸係數 b 的標準誤

三、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變項間的關係，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 假設一：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
- 假設二：青少年依附關係能顯著預測情緒調節。
- 假設三：青少年依附關係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
- 假設四：青少年情緒調節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
- 假設五：青少年情緒調節為依附關係與問題行為之中介變項。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0 學年度台灣地區中部四縣市（台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之國小五、六年級及國民中學一到二年級學生為取樣範圍。採用分層取樣，國中小分開計算，依學校規模大小(小型學校：12 班以下；中型學校：13~29 班；大型學校：30 班以上)，計算出各類型學校學生人數及比例，再依照比例隨機抽取學校。各類型學校學生人數及比例計算以九十九學年度資料為依據，詳細數字如表 1。按照統計結果，國小之小型學校學生數佔所有國小學生人數的 13%，中型學校為 38%，大型學校為 49%，因此抽取國小小型學校之班級 1 班，中型學校之班級 3 班，大型學校之班級 6 班。國中之小型學校學生數佔所有國中學生人數的 6%，中型學校為 17%，大型學校為 77%，因此抽取國中小型學校之班級 1 班，中型學校之班級 2 班，大型學校之班級 7 班。合計抽取國中一、二年級及國小五、六年級各 10 個班級，為本研究之樣本。

表 1 九十九學年度中部四縣市國中、小學生人數及比例一覽表

	國小			國中		
	學生 人數	比例	抽樣 學校數	學生 人數	比例	抽樣 學校數
小型學校	46926	13.18%	1	12859	6%	1
中型學校	103536	29.08%	3	35492	16.56%	2
大型學校	205577	57.74%	6	165973	77.44%	7
合計	356039	100%	10	214324	100%	10

五、研究工具

(一)、依附量表

本研究採用 Armsden 與 Greenberg (1987) 之「父母與同儕依附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中的「父親依附」與「母親依附」兩個分量表作為測量受試者依附關係的工具，研究者稱之為「父母依附量表」，原量表包含「母親依附」、「父親依附」、「同儕依附」等三個分量表，主要是測量青少年知覺與父母、同儕關係中的正向和負向的情感以及認知向度，尤其是這些對象提供個體安全感的程度。但因本研究不考慮同儕依附的部份，因而擷取其中「父親依附」與「母親依附」兩個分量表作為測量工具，改稱為「父母依附量表」。本量表共 40 題，其中母親依附分量表有 20 題，父親依附分量表有 20 題。每個分量表都包含三個因素：「信任」(trust)、「溝通」(communication) 與「疏離」(alienation)。其中「信任」共 7 題，例如：爸爸(媽媽)信任我所做的判斷。「溝通」共 9 題，例如：對於我所關心的一切，我會想聽聽爸爸(媽媽)的看法。「疏離」共 4 題，例如：和爸爸(媽媽)討論我所遇到的問題，會讓我覺得自己很丟臉或很笨。而在此量表中信任和溝通兩個因素的得分越高，且疏離的得分越低，表示研究參與者覺知父母的依附關係的品質越高。父親依附分量表以主成份法進行變數估計及最大變異數直交轉軸法，並依文獻探討結果及原量表之構面，萃取三個因素，特徵值依序是 3.76、1.87、1.70，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28.96%、14.45%、13.13%，可以解釋 3 個項目總變異量的 56.55%。母親依附分量表以主成份法進行變數估計及最大變異數直交轉軸法，並依文獻探討結果及原量表之構面，萃取兩個因素，特徵值依序是 3.19、2.75、1.86，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26.62%、22.94%、15.51%，可以解釋 3 個項目總變異量的 65.08%。依附關係量表之信度考驗 Cronbach's α 係數(內部一致性)，「母親-信任」為.869、「母親-溝通」為.835、「母親-疏離」為.589、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849。「父親-信任」為.910、「父親-溝通」為.854、「父親-疏離」為.621、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926。

(二)、情緒調節量表

本研究擬採用謝智玲、蔡榮凱(2009)翻譯自 Gross and John (2003)所編製的之「情緒調節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包括重新評價(reappraisal)和壓抑(suppression)兩個分量表。其中「重新評價」共 6 題，例如：我採取改變對目前所處情境的看法，來控制我的情緒，「壓抑」共 4 題，例如：我以不表露出來的方式來控制我的情緒。本研究之「情緒調節量表」以因素分析的主成份法，作為量表建構效度上的分析。原量表經最大變異法因素分析後，得到重新評價和壓抑二個因素。就量表之建構效度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本研究情緒調節量表使用 SPSS12.0 套裝軟體，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 KMO=.792，大於 0.5 表示可以進行因素分析，從 Bartlett's 球形檢定， χ^2 值為 1670.837($p < .001$)達顯著水準，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相同的因素存在。以主成份法進行變數估計及最大變異數直交轉軸法，並依文獻探討結果及原量表之構面，萃取二個因素，特徵值依序是 2.916、1.677，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32.39%、18.63%，可以解釋 2 個題目總變異量的 51.03%。情緒調節量表之信度考驗 Cronbach's α 係數(內部一致性)，「重新評價」為.747、「壓抑」為.690、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729。

(三)、問題行為量表

本研究採用之「問題行為量表」為翻譯自 Gresham 與 Elliott 於 2008 年所編的 the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subscales of the Social Skills Improvement System -Student Form (SSIS-S)，共有 22 題，二個分量表分別為「內化性問題行為」和「外化性問題行為」。其中「內化性問題行為」共 10 題，例如：許多事情讓我感到害怕；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外化性問題行為」共 12 題，例如：我很容易發脾氣；當我生氣時，我會傷害別人。本研究之問題行為量表以因素分析的主成份法，作為量表建構效度上的分析。原量表經最大變異法因素分析後，得到內化性行為和外顯性行為二個因素。就量表之建構效度分析分別敘述如下：本研究問題行為量表使用 SPSS12.0 套裝軟體，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 KMO=.922，大於 0.5 表示可以進行因素分析，從

Bartlett's 球形檢定， χ^2 值為 5402.607 ($p < .001$) 達顯著水準，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相同的因素存在。以主成份法進行變數估計及最大變異數直交轉軸法，並依文獻探討結果及原量表之構面，萃取二個因素，特徵值依序是 6.245、1.983，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29.74%、9.41%，可以解釋 2 個題目總變異量的 39.18%。問題行為為量表之信度考驗 Cronbach's α 係數（內部一致性），「內化性行為」為 .827、「外化性行為」為 .832、總量表的 α 係為 .879。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調查後，將無效問卷剔除，對有效問卷進行編碼，再把資料輸入電腦後以 SPSS1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針對研究問題與假設，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皮爾遜積差相關、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並以 .05 作為統計顯著水準。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平均數及標準差回答問題一：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現況，作為資料處理的基礎。

(二)、皮爾遜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檢視各變項之間的關連，並檢驗假設一：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間有顯著關係。

(三)、簡單線性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青少年依附關係之「信任」、「溝通」及「疏離」為自變項，青少年情緒調節「重新評價」、「壓抑」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以考驗假設二：青少年依附關係能顯著預測情緒調節。

再以青少年依附關係之「信任」、「溝通」及「疏離」為自變項，青少年問題行為之「內化性行為」、「外化性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以考驗假設三：青少年依附關係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

最後以情緒調節「重新評價」、「壓抑」為自變項，青少年問題行為之「內化性行為」、「外化性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以考驗假設四：青少年情緒調節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

(四)、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依附關係之「信任」、「溝通」及「疏離」為自變項，以情緒調節「重新評價」、「壓抑」為第二組自變項，問題行為之「內化性行為」、「外化性行為」為依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以考驗假設五：情緒調節為依附關係與問題行為之中介變項。

肆、 研究結果

一、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中依附分別探討父親和母親的依附感，包含「信任」、「溝通」、「疏離」三個層面，現況之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父親依附感中的「信任」最高 ($M=3.57, SD=1.08$)，其次依序為「溝通」 ($M=3.18, SD=1.08$)，「疏離」 ($M=2.21, SD=1.12$)。而母親依附感中的「溝通」最高 ($M=3.75, SD=1.00$)，其次依序為「信任」 ($M=3.68, SD=0.94$)，「疏離」 ($M=1.96, SD=.91$)。

本研究之情緒調節共分為「重新評價」、「壓抑」二個層面，現況之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情緒調節中的「重新評價」最高 ($M=3.32, SD=.78$)、其次為「壓抑」 ($M=2.80, SD=0.97$)。

本研究中問題行為共分為「內化性行為」、「外化性行為」二個層面，現況之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問題行為中的「內化性行為」最高 ($M=2.16, SD=.81$)，其次依序為「外化性行為」 ($M=2.04, SD=.68$)。

表2 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平均數及標準差(N=948)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依附	母親 信任	3.68	0.94
	母親 溝通	3.75	1.00
	母親 疏離	1.96	0.91
	父親 信任	3.57	1.08
	父親 溝通	3.18	1.08
	父親 疏離	2.21	1.12
情緒調節	重新評價	3.32	0.78
	壓抑	2.80	0.97
問題行為	內化性行為	2.16	0.81
	外化性行為	2.04	0.68

二、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相關，以皮爾遜積差相關進行分析，以考驗假設一：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間有顯著關係。本節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探討青少年依附與情緒調節之相關情形，其次，探討青少年依附與問題行為之相關情形，最後則是要瞭解青少年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相關情形。

林清山(1992) 提出 r 值在正負0.3之間稱為低度相關；在正負0.3-0.6之間稱為中度相關；而在正負0.6-0.9之間則稱為高度相關；若是 r 值為正負1，即表示完全相關，以下將根據林清山之論點作討論，統計之分析結果如下：

(一)、青少年依附與情緒調節之相關分析

在依附與情緒調節的相關分析方面，結果如表3所示。母親依附—「信任」與「重新評價」($r = .317, p < .01$)呈現中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與母親依附感愈「信任」則愈常使用「重新評價」策略來調節情緒。母親依附—「溝通」與「壓抑」($r = -.159, p < .01$)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青少年與母親依附感愈容易「溝通」則愈不會使用「壓抑」策略來調節情緒。而母親依附—「信任」與「壓抑」；母親依附—「溝通」與「重新評價」；母親依附—「疏離」與「重新評價」和「壓抑」則未達顯著。

父親依附—「信任」與「重新評價」($r = .253, p < .01$)呈現低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與父親依附感愈「信任」則愈常使用「重新評價」策略來調節情緒。父親依附—「信任」與「壓抑」則未達顯著；父親依附—「溝通」與「重新評價」($r = .239, p < .01$)呈現低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與父親依附感愈容易「溝通」則愈常使用「重新評價」策略來調節情緒。父親依附—「溝通」與「壓抑」則未達顯著；父親依附—「疏離」與「重新評價」、「壓抑」都未達顯著。

(二)、青少年依附與問題行為之相關分析

在依附與問題行為之相關分析方面，結果如表3所示。母親依附—「信任」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259,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母親依附—「信任」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254,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表示青少年與母親依附感愈「信任」，則愈不會發生「內化性問題行為」與「外化性問題行為」。母親依附—「溝通」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541, p < .01$)呈現中度負相關；母親依附—「溝通」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453, p < .01$)呈現中度負相關；母親依附—「疏離」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309, p < .01$)呈現中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與母親依附感愈容易「溝通」，則愈不會發生「內化性問題行為」與「外化性問題行為」。母親依附—「疏離」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310, p < .01$)呈現中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與母親依附感愈「疏離」，則愈容易發生「內化性問題行為」與「外化性問題行為」。

父親依附—「信任」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287,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父親依附—「信任」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246,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表示青少年與父親依附感愈「信任」，則愈不會發生「內化性問題行為」與「外化性問題行為」。父親依附—「溝通」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264,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父親依附—「溝通」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219,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表示青少年與父親依附感愈容易「溝通」，則愈不會發生「內化性問題行為」與「外化性問題行為」。父親依附—「疏離」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364, p < .01$)呈現中度正相關；父親依附—「疏離」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412, p < .01$)呈現中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與父親依附感愈「疏離」，則愈容易發生「內化性問題行為」與「外化性問題行為」。

(三)、青少年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相關分析

在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的相關分析方面，結果如表3所示。「重新評價」與「內化性問題行為」未達顯著；「重新評價」與「外化性問題行為」($r = -.099, 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表示青少年之情緒調節策略採取「重新評價」的方式則愈不會有「外化性問題行為」的發生。而「壓抑」與「內化性問題行為」($r = .151, p < .01$)呈現低度正相關；表示青少年之情緒調節策略採取「壓抑」的方式則容易有「內化性問題行為」的產生。「壓抑」與「外化性問題行為」則未達顯著。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青少年父母依附之「信任」、「溝通」與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呈正相關，與情緒調節之「壓抑」呈負相關，「疏離」與「重新評價」、「壓抑」都無關。青少年父母依附之「信任」、「溝通」與問題行為呈負相關，而「疏離」與問題行為呈正相關。青少年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與「外化性問題行為」呈負相關，而「壓抑」與「內化性問題行為」呈現正相關。

表 3 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相關分析摘要表(N=948)

	信任 M	溝通 M	疏離 M	疏離 F	信任 F	溝通 F	重新評價	壓抑	內化行為	外化行為
信任 M	1									
溝通 M	.407 **	1								
疏離 M	-.377 **	-.410 **	1							
疏離 F	-.261 **	-.429 **	.292 **	1						
信任 F	.616 **	.330 **	-.315 **	-.471 **	1					
溝通 F	.620 **	.366 **	-.273 **	-.393 **	.722 **	1				
重新評價	.317 **	.025	-.064	-.053	.253 **	.239 **	1			
壓抑	-.009	-.159 **	.052	.046	-.010	-.002	.223 **	1		
內化行為	-.259 **	-.541 **	.309 **	.364 **	-.287 **	-.264 **	-.051	.151 **	1	
外化行為	-.254 **	-.453 **	.310 **	.412 **	-.246 **	-.219 **	-.099 **	-.032	.538 **	1

註：** $P < 0.01$ 。

三、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間的預測情形，採用簡單線性迴歸的方法進行分析。本節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探討青少年依附關係對情緒調節之預測情形，其次探討青少年依附關係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最後是要瞭解青少年情緒調節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分析結果如下：

以依父母關係量表之「信任」、「溝通」及「疏離」為預測變項，而以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壓抑」為效標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分析，以考驗假設二：青少年依附關係能有效預測情緒調節。

(一)、父親依附對情緒調節之預測分析

父親依附對情緒調節之預測情形如表4所示。父親依附中的「信任」對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53, p < .001$)， R^2 值為.064，表示「信任」能解釋「重新評價」的變異量有6.4%；「溝通」對「重新評價」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39, p < .001$)， R^2 值為.057，表示「溝通」能解釋「重新評價」的變異量有5.7%；而父親依附中的「疏離」對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之預測力則未達到顯著水準。父親依附中的「信任」、「溝通」及「疏離」對情緒調節之「壓抑」之預測力則未達到顯著水準。

(二)、母親依附對情緒調節之預測分析

母親依附對情緒調節之預測情形如表5所示。母親依附中的「信任」對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317, p < .001$)， R^2 值為.101，表示「信任」能解釋「重新評價」的變異量有10.1%；「溝通」與「疏離」對「重新評價」之預測力則未達顯著。

表 4 父親依附預測青少年情緒調節之簡單線性迴歸分析摘要表(N=948)

父親依附 (預測變項)	情緒調節 (效標變項)			
	重新評價	R^2	壓抑	R^2
信任	.253***	.064	-.010	.000
溝通	.239***	.057	-.002	.000
疏離	-.053	.003	.046	.002

註：*** $p < .001$

母親依附中的「溝通」對情緒調節之「壓抑」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159, p < .001$)， R^2 值為.025，表示「溝通」能解釋「壓抑」的變異量有 2.5%；母親依附中的「信任」與「疏離」對情緒調節之「壓抑」之預測力則未達顯著。

表 5 母親依附預測青少年情緒調節之簡單線性迴歸分析摘要表(N=948)

母親依附 (預測變項)	情緒調節 (效標變項)			
	重新評價	R^2	壓抑	R^2
信任	.317***	.101	-.009	.000
溝通	.025	.001	-.159***	.025
疏離	-.064	.004	.052	.003

註：*** $p < .001$

本研究以依父母關係量表之「信任」、「溝通」及「疏離」為預測變項，而以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外化性問題行為」為效標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分析，以考驗假設三：青少年依附關係能有效預測問題行為。

(一) 父親依附對問題行為之預測分析

父親依附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如表6所示。父親依附中的「信任」對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87, p<.001$)， R^2 值為.082，表示「信任」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8.2%；「溝通」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64, p<.001$)， R^2 值為.070，表示「溝通」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7.0%；而父親依附中的「疏離」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364, p<.001$)， R^2 值為.132，表示「疏離」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13.2%。

父親依附中的「信任」對問題行為之「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46, p<.001$)， R^2 值為.061，表示「信任」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6.1%；「溝通」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19, p<.001$)， R^2 值為.048，表示「溝通」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4.8%；而父親依附中的「疏離」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412, p<.001$)， R^2 值為.170，表示「疏離」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17.0%。

表6父親依附預測青少年問題行為之簡單線性迴歸分析摘要表(N=948)

父親依附 (預測變項)	問題行為 (效標變項)			
	內化問題 行為	R^2	外化問題 行為	R^2
信任	-.287***	.082	-.246***	.061
溝通	-.264***	.070	-.219***	.048
疏離	.364***	.132	.412***	.170

註：*** $p<.001$

(二) 母親依附對問題行為之預測分析

母親依附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如表7所示。母親依附中的「信任」對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59, p<.001$)， R^2 值為.067，表示「信任」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6.7%；「溝通」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541, p<.001$)， R^2 值為.293，表示「溝通」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29.3%；而母親依附中的「疏離」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309, p<.001$)， R^2 值為.096，表示「疏離」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9.6%。

母親依附中的「信任」對問題行為之「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254, p<.001$)， R^2 值為.064，表示「信任」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6.4%；「溝通」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453, p<.001$)， R^2 值為.206，表示「溝通」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20.6%；而母親依附中的「疏離」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310, p<.001$)， R^2 值為.096，表示「疏離」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9.6%。

表7母親依附預測青少年問題行為之簡單線性迴歸分析摘要表(N=948)

母親依附 (預測變項)	問題行為 (效標變項)			
	內化問題行為	R^2	外化問題行為	R^2
信任	-.259***	.067	-.254***	.064
溝通	-.541***	.293	-.453***	.206
疏離	.309***	.096	.310***	.096

註：*** $p<.001$

本研究以情緒調節為預測變項，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外化性問題行為」為效標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分析，以考驗假設四：青少年情緒調節對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

青少年情緒調節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如表8所示。情緒調節「重新評價」對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

題行為」之預測力未達顯著水準；「重新評價」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009, p < .001$)， R^2 值為.010，表示「重新評價」能解釋「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1.0%；情緒調節「壓抑」對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beta=.151, p < .001$)， R^2 值為.023，表示「壓抑」能解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異量有2.3%；「壓抑」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預測力則未達到顯著水準。

表 8 情緒調節預測青少年問題行為之簡單線性迴歸分析摘要表(N=948)

情緒調節 (預測變項)	問題行為 (效標變項)			
	內化問題行為	R^2	外化問題行為	R^2
重新評價	-.051	.003	-.009**	.010
壓抑	.151***	.023	-.032	.001

註：** $p < .01$, *** $p < .001$

四、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中介情形

本節以簡單線性迴歸與階層迴歸分析情緒調節在父母依附與問題行為間的中介效果，同時根據Baron and Kenny(1986)之建議，首先將預測變項父母依附關係放入迴歸方程式中，第二步再將情緒調節置入迴歸方程式中，以比較依附關係對問題行為的迴歸係數(圖3-2中路徑c)之變化情形，以考驗假設五：青少年情緒調節為父母依附關係與問題行為之中介變項。

中介效果需借助階層迴歸的迴歸係數來加以判斷，因此必須進行共線性診斷，確認沒有共線性問題後，方能繼續中介效果的檢驗。變異數膨脹因數(VIF)可做為診斷多元共線性問題的依據，VIF若大於10表示產生嚴重的共線性(Neter, Wasserman, & Kutner, 2004)。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父親依附與問題行為之中介情形。以父親依附量表之「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疏離」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364($p < .001$)下降至.362($p < .001$)，且「重新評價」之係數不顯著，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13.3%。情緒調節量表之「重新評價」對父親依附量表之「信任」、「溝通」與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皆無中介效果。

以父親依附量表之「信任」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信任」對「外化性行為」之 β 值由-.246($p < .001$)下降至-.236($p < .001$)，且「重新評價」之係數不顯著，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6.2%。

以父親依附量表之「溝通」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溝通」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219($p < .001$)下降至-.207($p < .01$)，且「重新評價」之係數不顯著，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5.0%。

以父親依附量表之「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疏離」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412($p < .001$)下降至.408($p < .001$)，且「重新評價」之 β 值-.077($p < .01$)，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17.6%。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壓抑」為父親依附與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中介情形。以父親依附量表之「信任」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信任」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287($p < .001$)下降至-.286($p < .001$)，且「壓抑」之 β 值.148($p < .001$)，表示「壓抑」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10.4%。

以父親依附量表之「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疏離」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364($p < .001$)下降至.358($p < .001$)，且「壓抑」之 β 值.134($p < .001$)，表示「壓抑」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14.8%。

以父親依附量表之「溝通」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則無中介效果。

以父親依附量表之「信任」、「溝通」、「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皆無中介效果。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母親依附與問題行為中介情形。以母親依附量表之「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疏離」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309($p < .001$)下降至.307($p < .001$)，且「重新評價」之係數未達顯著，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9.7%。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信任」、「溝通」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皆無中介效果。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信任」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信任」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254($p < .001$)下降至-.247($p < .001$)，且「重新評價」之係數未達顯著，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6.5%。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溝通」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溝通」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219($p < .001$)下降至-.207($p < .001$)，且「重新評價」之係數未達顯著，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5.0%。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疏離」對「外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310($p < .001$)下降至.305($p < .001$)，且「重新評價」之 β 值-.079($p < .01$)，表示「重新評價」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外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10.3%。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壓抑」為母親依附與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中介情形。以母親依附量表之「信任」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信任」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259($p < .001$)下降至-.257($p < .001$)，且「壓抑」之 β 值.148($p < .001$)，表示「壓抑」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8.9%。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溝通」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溝通」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541($p < .001$)下降至-.530($p < .001$)，且「壓抑」之 β 值.066($p < .05$)，表示「壓抑」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29.7%。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內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疏離」對「內化性問題行為」之 β 值由.309($p < .001$)下降至.302($p < .001$)，且「壓抑」之 β 值.135($p < .001$)，表示「壓抑」對兩者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兩者可共同預測「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解釋變異量有11.4%。

以母親依附量表之「信任」、「溝通」、「疏離」為預測變項，情緒調節之「壓抑」為中介變項對問題行為量表之「外化性問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發現皆無中介效果。

表 9 重新評價在父母依附與問題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果摘要表(N=948)

預測變項→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直接效果	中介變項	預測變項透過中介變項對效標變項的間接效果	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全體效果
父親				
信任 →內化性行為	- 0.293***	重新評價	- 0.006***	- 0.287***
溝通 →內化性行為	- 0.267***	重新評價	- 0.003***	- 0.264***
疏離 →內化性行為	- 0.362***	重新評價	- 0.002***	- 0.364***
信任 →外化性行為	- 0.236***	重新評價	- 0.010***	- 0.264***
溝通 →外化性行為	- 0.207**	重新評價	- 0.012***	- 0.219***
疏離 →外化性行為	- 0.408***	重新評價	- 0.004***	- 0.412***
母親				
信任 →內化性行為	- 0.270***	重新評價	- 0.011***	- 0.259***
溝通 →內化性行為	- 0.267***	重新評價	- 0.003***	- 0.264***
疏離 →內化性行為	- 0.307***	重新評價	- 0.002***	- 0.309***

信任 →外化性行為	- 0.247***	重新評價	- 0.007***	- 0.254***
溝通 →外化性行為	- 0.207	重新評價	- 0.012***	- 0.219***
疏離 →外化性行為	0.305***	重新評價	0.005***	0.310***

註：** $p < .01$ ，*** $p < .001$ 。

表 10 壓抑在父母依附與問題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果摘要表(N=948)

預測變項→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直接效果	中介變項	預測變項透過中介變項對效標變項的間接效果	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全體效果
父親				
信任 →內化性行為	- 0.286***	壓抑	- 0.001***	- 0.287***
溝通 →內化性行為	- 0.264***	壓抑	- 0.000***	- 0.264***
疏離 →內化性行為	- 0.358***	壓抑	- 0.006***	- 0.364***
信任 →外化性行為	- 0.264***	壓抑	- 0.000***	- 0.264***
溝通 →外化性行為	- 0.219**	壓抑	- 0.000***	- 0.219***
疏離 →外化性行為	- 0.415***	壓抑	- 0.003***	- 0.412***
母親				
信任 →內化性行為	- 0.257***	壓抑	- 0.002***	- 0.259***
溝通 →內化性行為	- 0.530***	壓抑	- 0.011***	- 0.541***
疏離 →內化性行為	- 0.302***	壓抑	- 0.005***	- 0.309***
信任 →外化性行為	- 0.254***	壓抑	- 0.000***	- 0.254***
溝通 →外化性行為	- 0.470**	壓抑	- 0.017***	- 0.453***
疏離 →外化性行為	0.313***	壓抑	0.003***	0.310***

註：** $p < .01$ ，*** $p < .001$ 。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之五項研究假設，在統計考驗之下皆得到印證。茲將研究假設考驗的主要結果，整理如表 10 所示。主要根據研究結果，針對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並做出結論。

一、討論

(一)、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現況

依附關係方面，研究結果顯示依附關係之「信任」與「溝通」量表得分皆在中間值以上，而「疏離」量表得分在中間值以下，顯示目前青少年與父母間有不錯的互動關係。近年來，台灣社會的出生率快速下降，讓每個孩子都成為父母最珍惜的寶貝，和傳統農村的大家庭比起來，現在的父母更能專注的照顧好自己的孩子，這是父母依附關係良好的原因之一。

青少年情緒調節的現況，統計結果顯示，青少年在情緒調節分量表「重新評價」的平均得分高於中間值3分；「壓抑」的平均得分低於中間值3分，此結果與蔡榮凱(2010)針對國中三年級學生所做之情緒調節研究相同。就整體而言，青少年情緒調節的能力是不錯的。

另外，在「重新評價」層面的得分比「壓抑」層面高出許多，顯示青少年運用「重新評價」策略來調節情緒的頻率比運用「壓抑」策略多。在相關研究顯示，當情緒調節結果有正向樂觀的發展時，或許能使情緒經驗有彈性的情緒釋放，進而能未來的目標規劃上，有很好的認知和情緒能力去面對未來事物(Diamond and Aspinwall, 2003)，長久的負面情緒不僅對健康是有危害的，在人際關係、學習與工作表現皆會有不好的影響(藍乙琳, 2007)，可見情緒調節不能小覷，更是青少年必備重要能力。

青少年的問題行為方面，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問題行為量表中的二個面向得分皆低於中間值，這顯示目前青少年之問題行為並不嚴重。因為本研究之對象為青少年初期之國小高年級和國中一到二年級的學生，尚處於國民教育階段之範圍，學校及教師對學生之約束還能夠發揮作用，這可能是學生問題行為在可接受範圍的原因之一。

(二)、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青少年知覺父、母依附感是「信任」、「溝通」與「重新評價」有顯著正相關，表示青少年知覺父、母依附感是「信任」、「溝通」與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有正向影響。青少年知覺父、母依附感是「信任」、「溝通」時，孩子感覺自己的想法被尊重，並且與親子之間的關係

較積極而溫暖，因此有較佳的情緒調節。根據相關研究顯示，良好的親子親附關係，可促使子女與父母發展出正向的情感依附，有助於孩子人格及情緒上的發展，也就是說當孩子遇到困難，他們會主動與父母商量並尋求支援，並在情緒上能獲得更適當的紓解與調適(White, 2000)。張高賓(2004)的研究中所提到的，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較為疏遠或父母較忽略孩子的感受，則兒童的負向情緒及負向表現也較高，其結果是一致的。因此，良好的親子依附關係與情緒調節確實是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要一環，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互一致。

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間有所關連，並不令人覺得意外。而透過統計的結果，更得到充分的支持。因此，為人父母除了生育的責任之外，更要肩負起養育與教育的責任，因為父母的關愛與支持，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有重要且深遠的影響。

表11各項假設考驗主要結果摘要表

研究假設	是否獲得支持	主要研究結果
假設一 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間有顯著相關	部分	青少年依附關係、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
	部分	青少年父親依附之「信任」、「溝通」、能顯著預測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
假設二 青少年依附關係能有效預測情緒調節	是	青少年母親依附之「信任」、「溝通」、「疏離」能顯著預測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與「壓抑」。
	是	青少年父親依附之「信任」、「溝通」、「疏離」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及「外化性問題行為」。
假設三 青少年依附關係能有效預測問題行為	是	青少年母親依附之「信任」、「溝通」、「疏離」皆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及「外化性問題行為」。
假設四 青少年情緒調節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	部分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及「外化性問題行為」；情緒調節之「壓抑」能顯著預測問題行為之「內化性問題行為」。
假設五 青少年情緒調節為依附關係與問題行為之中介變項	部分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對父親依附之「疏離」與問題行為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壓抑」對父親整體依附與問題行為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重新評價」對母親依附之「疏離」與「外化性行為」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青少年情緒調節之「壓抑」對母親整體依附與問題行為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三)、青少年依附關係對情緒調節之預測情形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可知，親子依附關係對情緒調節呈現顯著的正向預測，這表示良好親子依附關係對情緒調節的提高有明顯的幫助。影響情緒調節能力的層面很多，而父母親是兒童最早接觸到的重要他人，如果能發展出較佳的依附關係，對青少年情緒調節的提升會有顯著的幫助。Heaven(1997)指出父母親慈愛與信任的態度能讓子女感受到支持與接受，依附關係也較佳。皆與本研究之結果相呼應。

依附關係是天下最自然、重要且親密的一種關係，父母對子女付出的愛往往也是是求回報的。因此，在良好親子關係下成長的孩子，覺得自己受到重視，往往具有良好的正向情緒發展，這對青少年日後的成長與發展有具有正面的影響。

(四)、青少年依附關係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父母依附關係能對問題行為做顯著的負向預測，這表示良好的依附關係能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Hirschi (1969)強調對重要他人的情感連結，尤其是對父母的依附，是減少青少年從事偏差或犯罪行為的主要力量。Loeber 和 Dishion(1983)的研究發現父母親負面行為的增加與正向行為的缺乏，都會直接影響兒童問題行為的發生，與本研究之結論相呼應。在良好的依附關係中，父母親給予較多的信任與溝通，能夠穩定孩子的情緒。

當父母用打罵的教養方式時，孩子除了無法從父母身上感受到溫暖與關懷之外，更無形中學得父母親的外化性行為（例如：破壞東西、發脾氣或與人爭執）。而父母與孩子間的依附感若是疏離則無法讓孩子理解待人處事應有之道，這不但無助於親子間依附關係的發展，也替日後問題行為的產生埋下了種子。父母親在與子女互動過程中，應該秉持信任、溝通與關愛的態度，多用說理，少用打罵的方式，這會對孩子的身心發展有重要的幫助。

(五)、青少年情緒調節對問題行為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情緒調節和問題行為之預測力達顯著水準，表示青少年情緒調節能測其問題行為，此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四。本研究與Dishion 和 Patterson (2006) 的研究，情緒調節不佳、適應困難的青少年在外化性問題行為發生的比例較高是相同的。因此，培養良好的情緒調節能力，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對個人健全的身心發展與日後的成就會正面的影響。

(六)、青少年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得知，情緒調節在青少年依附與問題行為間扮演中介角色，為部分中介效果，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之假設五。本研究與Guora 和 Arseio (2002)以103位六到八年級學生探討中學生情感、情緒調節及學校表現中指出，情緒調節能力強的中學生，擁有較多正向情緒及較高學業成就，而學生的情緒調節能間接預測其學校表現結果是相同的。

由此可知，青少年父母依附對其情緒調節與問題行為有不同的影響，而在青少年階段是屬於人生中重要的一個關鍵時期，包含生理、心理與情緒交織趨向成熟階段，所以情緒的調節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會因為父母依附品質而影響其情緒調節，亦是影響問題行為不可小覷的因素。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與討論，提出具體建議，提供父母、教育工作者及未來研究之參考。本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親職教育之健全與實施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發現親子間的依附關係對情緒調節及問題行為之影響甚巨。打從孩子出生，父母就肩負養育與教育的責任，父母對孩子的身教及言教更是同等重要。為了國家未來主人翁的身心健全發展，父母親應多用正向的方法，秉持愛心、耐心與包容的態度與孩子溝通並教育孩子。教育主管單位除了鼓勵已婚夫妻多生育子女外，也應宣揚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讓新手父母不至於手足無措。

(二)、教育工作人員適時的介入與輔導

身處教育前線的教師，不應該只重視學業成績，更應重視學生的人格發展。更可以利用綜合活動的時間，自行設計相關的情意課程，指導學生應如何與同儕相處。如發現學生出現問題行為，應適時的介入，且應進一步瞭解其問題行為形成的原因，並給予適當的輔導。如發現學生之問題行為成因為來自家長，則應與家長溝通，並且相互配合，導正學生的問題行為。

(三)、其他問題行為成因之探討

本研究僅就依附關係及情緒調節對問題行為的影響加以探討，並無法得知所有問題行為的成因。往後之研究可繼續對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加以探討，方能追本溯源，並期待能夠一窺全貌，從根本之處減少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發生。

(四)、樣本範圍之擴大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侷限在國小五年級到國中二年級的青少年初期，日後研究對象之年齡可向

上及向下延伸，探討不同年齡的兒童及青少年其問題行為的成因，方能採用不同的策略，進行適當的介入與輔導。

其次，本研究取樣之範圍僅侷限於中部四縣市，並無法對全國地區進行有效的推論，未來之研究可擴大取樣之範圍，方能將代表性擴大，將研究結果之推論範圍擴及到全國。

(五)、研究方法之改進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為主要的研究方式，僅能就自陳量表回收之後的結果加以探討，雖然這樣的方式容易回收問卷與分析，但僅是學生單方面的感受，並無法完全的反映客觀事實。因此，為了避免資料呈現之偏差，可考慮同時採用「質性」的研究方法，相信能對研究結果做更客觀的解釋及推論。

其次，本研究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簡單線性迴歸等統計方式，建議未來之研究可採用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各構面之間的關係，來對各變項的關係做更深入的探討，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釐清會有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玉梅(2002)。高職生家庭功能、依附風格與憂鬱情緒之相關性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慈濟大學，花蓮。
- 王南詔(2001)。兒童之衝動性格與偏差行為之發展－質化的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
- 王春展(2004)。台灣地區大學生情緒智慧、憂鬱傾向與情緒調整策略之研究。嘉南學報，30，443～460
- 王淑鄉(2006)。青少年憂鬱、依附型態與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花蓮。
- 王碧朗(2001)。依附理論－探索人類情感的發展。教育研究資訊，9(3)，68-85。
- 江文慈(1999)。情緒調整的發展軌跡與模式建構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
- 何東墀(2003)。行為異常與情緒障礙者之教育。新特殊教育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吳明隆、塗金堂(2008)。SPSS與統計應用分析。臺北市：五南。
- 吳齊殷(2000)。家庭結構、教養實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台灣社會學研究》，4：51-95。
- 李德治、童惠玲(2009)。多變量分析：專題及論文常用的統計方法。臺北：雙葉書廊。
- 林心怡(2000)。兒童違犯行為、衝動性格與認知管制功能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
- 林清山(1992)。心理與教育統計學。台北市：東華書局
- 侯崇文(2001)。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探討。青少年問題及防治117對策－應用心理研究，25-43。臺北：五南出版公司。
- 施顯焯(1995)。嚴重行為問題處理。台北：五南。
- 孫育智(2003)。青少年的依附品質、情緒智力與適應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雄。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
- 張春興(1999)。教育心理學。臺北，東華。
- 張春興(2007)。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修訂二版)。臺北：東華。
- 曹慧、關梅林、張建新(2007)。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緒調節方式。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5(5)，539-542。
- 陳金定、劉焜輝(2003)。青少年依附行為與情緒調節能力之因果模式初探。教育心理學報，35(1)，39-58。
- 陳嫻君(2008)。青少年依附關係、自我認同、獨處能力與情緒調節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
- 陳龍弘、盧俊宏、陳淑珠(2005)。情緒調節(mood regulation)的概念與策略。諮商與輔導，235，13-15。
- 黃惠玲(1993)。發展臺灣地區的多軸兒童行為衡鑑評量表。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 黃德祥(2002)。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楊坤堂(2000)。情緒障礙與行為異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 蔡榮凱(2010)。青少年父母管教、情緒調節與學業成就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大葉大學：彰化縣。
- 賴佳伶(2002)。青少年親子依附關係及情緒因應方式、情緒因應能力之關係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中教育大學，台中。
- 蘇建文、程小危、柯華蕙(1991)。發展心理學。臺北：心理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 Achenbach, T. M., & Rescorla, L. A. (2001). *Manual for the ASEBA School Age Forms and Profiles*. Burlington, VT: University of Vermont, Research Centre for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 Ainsworth, M. D. S. (1989). Attachment beyond infa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709-716.
-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Amstadter, A. (2008).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2(2), 211-221
- Armsden, G. C. & Greenberg, M. T. (1987).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6, 427-453.
- Barnes, G. M., & Farrell, M. E (1995). *Parental support and control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drinking, delinquency, and related problem behaviors*. In D. H. Demo & A. Ambert (Eds.),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in changing families* (pp. 255-266). Minneapolis, MN: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 Bashe, A. G. (2000). *Association of attachment security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
- Biesecker, G. (2001).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peer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middle adolescenc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Tufts University.

-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1*, Attachment(2nd ed). New York: Basic.
-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 Bowlby, J. (1979).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actional bonds*. London: Tavistoc.
-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2(4), 664-678.
-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etherton, I. (1985). Attachment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50(1-2), 3-35.
- Bretherton, I. (1990). Ope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Thei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In R. A. Thompson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8: Socio emotional development* (pp. 57-113).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Collins, N. L., & Read, S. J. (1990). Adult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dating coup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4), pp. 644-663.
- Daniel Goleman (1995)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Brockman.
-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Child Development*, 113, 487-496.
- Demo, D. H. (1992). Parent-child relations : Assessing recent chang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4, 104-117.
- Dimod, L. M., & Aspinwall, L. G. (2003). Emotion regul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self-regul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dyadic process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2), 125-155.
- Dishion, T. J., & Patterson, G. R. (2006). The development and ecolog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2(3).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Elicker, J., Egeland, M., & Sroufe, L. A. (1992) . Predicting peer competence in childhood from earl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R. Parke & G. W. Ladd(Eds.). *Family and peer relationships: Modes of linkage*.
- Engels, R. C. M. E., Finkenauer, C., Meeus, W., & Dekovic, M. (2001).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s' emotional adjustment: The associations with social skills and relation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8, 428-439.
- Galinsky, E. (1986). *The six stages of parenthood*. New York: Addison-Wesley.
- Gresham, F.M., & Elliott, S.N. (2008). *Social Skills Improvement System - Rating Scales*. Bloomington, MN: Pearson Assessments.
- Gross, J. J.(2001).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ulthood: Timing is everyth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6), 214-219.
-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348 – 362.
- Gross, J. J., & Thompson, R. (2007). 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foundation. In J. J. Gross (Ed),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pp. 3-2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Gumora, G., & Arsenio, W. F. (2002). Emotionality,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middle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0(5), 395-413.
- Hamilton, C. E. (2000).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attachment from 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1, 690-694.
- Hinde, R. A. (1982). Attachment: Some conceptual and biological issues. In C. M. Parkes, and J. Stevenson-Hinde,(Eds.), *The Place of Attachment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 Basic Books.
- Hiramura, H., U., M., Shikai, N., Chen, Z., Matsuoka, N., & Kitamura, T. (2010). *Psychiatry research*, 175(1-2), 142-7.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essor, R., & Jessor, S. L.(1977). *Problem behavior an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you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obak, R. R., & Sceery, A. (1988). Attach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Working models, affect regulation, and representations of self and others. *Child Development*, 59, 135-146.
- Magai, C., & McFadden, S. H. (1995).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 Paterson, R. J., & Moran, G. (1988). Attachment theory,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67, 541-555.

- Peterson, C., & Park, N. (2007). Explanatory styl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J. J. Gross (Ed.),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pp. 159-17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8, 611-636.
- Reitz, E., Dekovic, M., & Meijer, A. M. (2005). The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behavior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4, 577 - 588.
- Roberts, R. E. L., & Bengtson, V. L. (1996). Affective ties to parents in early adulthood and self-esteem across 20 year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9(1), 96-106.
- Saarni, C. (1997).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elf-regulation in childhood. In P. Salovey, & D. Sluyter (Eds.),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 for educators* (pp. 35-66).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eele, H., Steele, M., & Fonagy, P. (1996). Associations among attachment classifications of mothers, fathers, and their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67, 541-555.
- Steinberg, L., & Morris, A. S. (2001).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Psychology*, 52, 83 - 110.
- Supplee, L. H., Shaw, D. S., Hailstones, K., & Hartman, K. (2004). Family and child influences on early academic and emotion regulatory behavior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2, 221-242.
- Tam, K. K., Chan, Y. C., & Wong, C.M. (1994). Validation of the parenting stress index among Chinese mother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2(3), 211-223.
- Thompson, R. A. (1994). Emotion regulation: A theme in search of definition. In N. A. Fox (Ed.),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59(2-3), 25-52.
- Thompson, R. A. (1991).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3(4), 269-307. (1), 75-91.
- Underwood, M. K. (1997). Top ten Pres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1(1), 127-146.
- White, F. A. (2000). Relationship of family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to adolescent moral though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Bartle-Haring, S. & Sabatelli, R. M. (1997). Emotional reactivity toward parents and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Differences across gender and type of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6, 4, 399-413.
- Zimmer-Gembeck, M. J., & Locke, E. M. (2007). The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 coping behaviours: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ies and teache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0, 1 - 16.
- Zimmermann, P., & Becker-Stoll, F. (2002). Stability of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during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5, 107-124.